

將性別議題融入古典詩歌教學： 以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 兩首詩為例

王 璟^{*}

（投稿日期：2014/06/17；修正日期：2014/08/29；接受日期：2014/09/01）

摘要

在性別意識高漲的今日，兩性議題備受各領域所關注，一般除了從社會學、醫學、心理學及哲學的角度去探討之外，文學也是可堪切入的視角。本論文擬以漢代樂府詩〈陌上桑〉、〈羽林郎〉為例，嘗試從性別議題的角度進行教材分析及教學活動設計，未來期能實際應用在教學上，透過古典詩歌的閱讀，讓學生參考並借鑒詩中兩位女主角在遇到性騷擾事件時，是如何運用智慧為自己化解危機，勇敢向騷擾份子說「不」！從而使學生了解古典詩歌的現代意義與文學價值。

關鍵字：性別議題、樂府詩、〈陌上桑〉、〈羽林郎〉、性騷擾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壹、前言

在性別意識高漲的今日，兩性議題備受各領域所關注，一般除了從社會學、醫學、心理學及哲學的角度進行探討，文學也是可堪切入的視角。就文學領域而言，現今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現代文學，諸如小說、散文及戲劇等方面，皆已累積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其實古典詩歌中同樣蘊含著眾多的兩性議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除了唐宋詩詞之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漢代樂府民歌，當中對於兩性關係的陳述、家庭婚姻的經營、男女情愛的糾葛、兩情相悅的歌詠，乃至私密隱諱的房中之事皆有所描繪，這類詩歌文字大多十分淺白，情節安排與人物刻畫鮮明生動，然而除了〈上邪〉、〈有所思〉等特定幾首詩歌外，其餘作品如本文欲討論之〈陌上桑〉、〈羽林郎〉，鮮少被納入當前坊間大一國文用書中來講授，在教學上可供參考的資料亦少，因此本文擬以這兩首詩為例，嘗試從性別議題的角度進行教材分析，在國文教學之外另就「性騷擾」議題進行延伸討論與教學活動的設計，透過古典詩歌的閱讀，讓學生借鑒詩中兩位女主角在遇到性騷擾事件時，是如何運用智慧為自己化解危機，勇敢向騷擾份子說「不」！從而使學生了解古典詩歌的現代意義與文學價值，並不揣淺陋，希冀可供其他教學者參考之用。

貳、〈陌上桑〉詩歌內容探討及寫作技巧概述

一、內容探討

〈陌上桑〉一名〈豔歌羅敷行〉，最早見於《宋書·樂志》，為漢樂府的相和歌辭。全詩共分三解，所謂「解」即「章」，指樂歌的段落，根據唐代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所言：「古辭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吳兢，1966），本詩旨在敘述一個美麗的年輕女子在城南採桑，遭到一位使君言語上的輕薄調戲，她勇敢回絕對方無禮的要求。以下詩歌原文引自里仁書局出版，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郭

茂倩，1981）：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綃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
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為人潔白晢，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第一段（解）主要描述詩歌女主角羅敷的美貌。起首四句以「日出」著筆，再交代「好女」的姓名及其「喜採桑」的勤勞個性。「青絲為籠係」以下六句描寫羅敷精緻的採桑工具及典雅的穿著打扮。「行者見羅敷」以下八句，描寫路旁行人、少年、耕鋤者深受羅敷美色所吸引，全然忘了手中的工作，回家後甚至還因此引發妻子的怨怒，作者以側寫手法生動傳神地烘托出羅敷的美貌。不過如此仙姿玉色的女子，必定招來好色之徒的垂涎，也為使君的出場埋下伏筆。

第二段（解）描寫羅敷的智慧及美好品德。一位使君大人經過羅敷採桑處，也被她驚為天人的美貌所吸引，便遣小吏去打聽她是哪戶人家的美人，「羅敷前置辭」意謂羅敷禮貌地上前和使君對話，垂涎其美色的使君竟大膽詢問她是否願意同車而歸？此語頗有收納之意，面對如此無禮要求，羅敷並未驚慌失措，而是正義凜然地當場回絕。「使君一何愚」句，斥責使君何以如此失態？提醒對方已有妻室，而自己也是有夫之婦，希望

對方自重。「愚」字表現其措辭嚴厲，以斷絕使君的非分之想。但是面對有權有勢的使君，此事豈是如此容易打發？因此羅敷急中生智，想到搬出丈夫當救兵。

第三段（解）承接上文「羅敷自有夫」句，從「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起至結尾十八句，皆是作者透過羅敷之口來鋪寫其夫婿。「東方」指任官的處所。「千餘騎」、「居上頭」形容隨從之眾，對比第一段太守的「五馬」，來彰顯其夫婿的顯赫地位。「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為羅敷誇耀夫婿在眾人之中，如此出類拔萃，讓人一眼便能辨認。「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則在鋪寫所乘之馬的華貴。「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則誇讚其夫婿從小吏一路升遷到一城之主的傲人經歷。至於「為人潔白晳，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等句，則是描述其夫婿相貌端正白晳，一表人才；「盈盈」、「冉冉」則形容步履輕緩，踱步於官府之中，可見其翩翩之風度，官府聚會坐上千人賓客，皆盛讚他氣宇非凡，與眾不同。

從詩歌最後一段可知，羅敷從身家之貴、場面威儀、官職之高以及儀表風度之美，一路誇讚其夫婿，最後再以官員們眾口一詞的讚美聲中作結，藉由這樣的比較好讓眼前這位趾高氣昂的使君明白，無論哪一方面你都比不上我完美到無以復加的夫婿，如果這位使君還有點羞恥心，聽完羅敷這席話應該是自慚形穢地知難而退。

二、寫作技巧

本詩兩大寫作技巧在於善用側寫烘托及鋪陳誇飾手法。詩歌第一段不直接寫出羅敷豔冠群倫的美貌，而是從其採桑工具的精緻、衣著髮飾的華麗逐次烘托，這種側寫妝容衣飾，來烘托女子容貌之美是常見的寫作技巧，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長篇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以及下一首〈羽林郎〉中都可看到同樣的手法。「行者見羅敷」句起，作者進一步鋪寫從「行者」、「少年」、「耕者」、「鋤者」見到羅敷後種種誇張的反應及如

癡如醉，神魂顛倒的趣味神態，極富戲劇效果，對於羅敷驚為天人的美貌，留給讀者無限想像空間，也為詩歌情節的發展埋下伏筆。

第二段出場的使君一見到羅敷果真為其美色所震懾，緊接者展開了一連串的追求，甚至大言不慚提出「寧可共載不」的無理要求，對於使君的好色之態及輕薄言行，羅敷毫不慌張畏縮，直接了當斥責對方的愚蠢，此句措辭嚴厲，充分表現出羅敷凜然不可侵的態度，並提醒對方彼此皆有所屬，此處除了表現羅敷忠貞的愛情觀以外，也讓羅敷高尚的節操與使君卑劣好色的嘴臉做出鮮明對比，乃是本詩最精彩、矛盾衝突最高潮之處。

第三段作者充分發揮誇飾手法，透過羅敷之口盛讚夫婿之傑出優秀。以誇筆寫形貌是「為人潔白晳，鬢髮頗有鬚」的俊偉；坐騎的裝扮是「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可謂極其尊貴，尤其「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等句，更顯得其夫婿乃出類拔萃的人中之龍，相形之下反襯出使君的卑劣醜陋。其實羅敷此言極有可能只是急中生智之詞，為自己虛構出一位顯赫的夫婿。年齡「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的她就算當時已經結婚，夫婿又是如此優秀傑出，重點是官運亨通，位居高位，羅敷儼然是位貴婦人，如此一來還需要外出採桑嗎？尤其還是獨自一人單獨採桑，不過這畢竟是文學作品，誇飾手法的運用可讓作品更具戲劇張力，最後整首詩就在羅敷及眾人對夫婿的讚揚聲中結束，至於使君在聽完羅敷直言指斥及慷慨陳詞後的反應為何？作者沒有交代，可以確定的是，如果羅敷沒能全身而退，這首詩理應不會就此結束，也暗示了讀者最後的勝利是屬於這位美麗機智又勇敢堅貞的採桑女。

參、〈羽林郎〉詩歌內容探討及寫作技巧概述

一、內容探討

另外一首樂府詩〈羽林郎〉，為東漢辛延年的作品。辛延年的生平資料今無可考，〈羽林郎〉之「羽林」本是皇家禁衛軍，於漢武帝太初元年

（西元前 104 年）建立，不過本詩並非歌詠羽林軍，而是描寫一位賣酒的胡姬勇敢反抗貴族豪奴的強暴欺侮，題為「羽林郎」是以樂府舊題來歌詠新事。本詩引自《樂府詩集》，原文如下（郭茂倩，1981）：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銀鞍何煜燭，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舊，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首四句為全詩梗概，先交待了馮子都及胡姬兩位正反面人物，這位馮子都為「霍家奴」，「霍家」指西漢大將軍霍光之家。霍光乃霍去病之弟，漢武帝死前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漢書·霍光傳》稱霍光「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該傳又載：「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馮子都是霍光家奴之首，頗受霍光寵信，史稱「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無）如也。」可見這位馮子都的背景。本詩寫他倚仗霍將軍的勢力，去調戲賣酒的胡姬，因此詩歌雖題名為〈羽林郎〉，但歌詠的並非皇家軍官的英勇，而是諷刺這位羽林郎不過是個狗仗人勢的惡奴。

緊接著女主角胡姬登場，她年方十五正值花樣年華，在風和日麗的春日獨自在壚邊賣酒。「長裾連理帶」句起，至「兩鬟千萬餘」，從側面描寫胡姬穿著打扮，內穿一件長襟衣衫，腰上繫著連理羅帶，寬袖短襖上繡著合歡的圖飾，頭上戴著西域藍田所出產的玉飾，耳下垂著大秦的明珠，是何等明艷動人，流光溢彩又富民族特色。頭上挽著的雙髻更是美不勝言，這般華麗的穿著打扮，著實讓人驚豔。此八句雖在描寫胡姬服飾裝扮，其實作者旨在透過胡姬服飾華麗的鋪寫來烘托出胡姬容貌之美，和〈陌上桑〉寫羅敷之美的手法如出一轍。

如此年輕美麗的女子引起了豪權的非分之想，接著以胡姬之口敘述這位馮子都是如何調笑她，「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耀，翠蓋空踟躕」句中的「不意」意謂沒料到；「金吾子」即「執金吾」，根據崔豹《古今注》的記載：「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也就是一種銅棒，漢代時巡防京師的武官手執這種武器進行夜巡，因此稱之爲「執金吾」，此處的金吾子是指馮子都。「娉婷過我廬」中的「娉婷」指和悅美好，相較於上一句胡姬的「不意」，「娉婷」二字則凸顯馮子都此行的別有用心，故意以一副和悅美好之態，裝模作樣的出現在胡姬的店鋪，他的坐騎更是大擺闊氣，派頭十足，「銀鞍何煜燦，翠蓋空踟躕」，「煜燦」乃光彩閃爍的樣子，他的銀飾馬鞍是何等光亮；車蓋還裝飾著翠鳥的羽毛，表現出馮子都氣派的威勢，「空踟躕」三字意謂他的坐車徘徊不前，此時的馮子都想必是心懷鬼胎，正鬼祟打量著胡姬。

「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四句，描述他一踏進店裡，開口便要最好的酒及菜，見到這樣的貴客，胡姬定是不敢怠慢，趕緊用絲繩提來裝著清酒的玉壺；以金盤盛著的細切的鯉魚塊，沒想到馮子都在酒足飯飽之後，開始借酒裝瘋，「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原來他以贈送一面青銅鏡爲由，嘻皮笑臉地將手往胡姬的腰際伸去，欲將此鏡直接繫在胡姬的紅羅裾上，面對馮子都如此輕薄的舉動，胡姬本能的反應是立刻後退閃避，而對方的鹹豬手似乎還拉著她的裙帶，這紅羅裾只要再用力拉扯便會撕破，但是胡姬毫不畏懼，他告誡對方如果再繼續動手動腳，爲了維護自身的名節，將不惜捨棄賤軀和他拼命。胡姬這番義正嚴詞的言論，想必讓馮子都十分難堪，在緊張的時刻胡姬對馮子都曉以大義：「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安撫馮子都自己並非瞧不起他，而是恨不相逢未嫁時，雖然男人大多喜新厭舊「愛後婦」，但是經營感情理當像女子一樣從一而終，不可以新易故，又豈能拋棄貧賤、攀附富貴來超越門第等級呢？

詩末最後兩句「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旨在緩和對方的情緒，也

留給對方一個下台階，「多謝」表面上是感謝對方欣賞厚愛的美意，實際上是直言謝絕；「私愛」指私心相愛，也暗示對方這份情愛並不正大光明，同時也有「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意思，最終只是枉費您的心意。此番言論直接打消對方不軌的念頭又不至於讓他太過難堪，充分表現了胡姬的勇敢與才智。

二、〈羽林郎〉的寫作技巧

本詩分爲四段，前四句爲本詩的序曲，作者以破題的方式，言簡意賅地介紹往昔霍家家奴馮子都，倚仗人主權勢調戲賣酒女，爲整個故事做一簡單扼要的開場。

第二段從「胡姬年十五」以下十句，分別以白描及誇飾的手法對於詩中女主角胡姬的身分、服飾、裝扮著力鋪陳，在春暖花開，風和日麗的時節，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獨自當壚賣酒，再加上她「胡人」的身分，已經非常引人注目，作者再以誇筆鋪寫她的穿著打扮及身上裝飾是何等華麗貴氣，採部分代指全貌的手法將她美麗的容貌勾勒得更加豔麗動人，也爲下段惡奴垂涎及一連串的失態之舉設下引子。

詩歌第三段繼續使用鋪敘的手法，描寫這位霍家奴如何調戲女主角。這裡以「金吾子」來代稱男主角馮子都，金吾子即執金吾，乃漢代統領禁軍、保衛京師之官，但是他卻在光天化日之下騷擾民女，作者這樣的安排著實讓人感到意外，因此詩中以「不意」二字承上啓下，意味著情節的突轉。此外，稱其「金吾子」，顯然是語帶諷刺的「敬稱」，再以「娉婷」、「空踟躕」等用語生動展現出這位金吾子明明對胡姬別有居心，卻還矯情地裝出一派正人君子的模樣。

「就我求清酒」以下四句，運用了排比句式，描寫金吾子是如何步步逼近這位酒家胡。惡奴要求端上美酒佳餚，顯然是爲大擺排場闊氣，連番吆喝要胡姬前來伺候，顯露出他的動機不單純。在飽餐之後，他開始輕薄起來公然調戲胡姬。

第四段「不惜紅羅裂」以下八句，是本詩的高潮之處，藉由胡姬之口

陳述對金吾子輕佻行為的憤怒，並嚴厲向對方表明不要欺人太甚，否則寧可身死玉碎，也絕不讓你得逞。至此整首詩的緊張氣氛達到最高峰，眼看下一步可能要發生更激烈的衝突，但是作者筆鋒一轉，透過胡姬「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的理性的勸說，提醒金吾子感情有先來後到，豈能以新易故，攀附富貴，這與〈陌上桑〉中：「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的應對之道相雷同，但相較之下胡姬的語氣較為委婉。其實，十五歲的胡姬也未必真有丈夫，她之所以說自己「重前夫」，亦同羅敷一樣，一則表明自己忠於愛情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藉由禮法的規範來提醒對方豈可如此逾矩。胡姬語雖婉轉但態度仍舊堅決，也順勢將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勢緩和下來，作者一張一弛的安排使本詩情節波瀾起伏，極具戲劇張力。本詩結尾兩句「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更高度展現出女主角的理性與智慧，句末「多謝」及「私愛」兩詞，實則蘊含了諷刺的意謂，雖話中有話卻不失禮，最終成功化解了原本有可能一觸即發的衝突。

對照胡姬的聰明機智與高尚品格，金吾子倚勢調笑酒家胡的嘴臉益加無恥，相信這位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金吾子」在聽完這位勇敢女子不卑不亢、有理有節的陳述後，應該是尷尬狼狽地落荒而逃了。

本詩另一寫作技巧表現在借古諷今手法的運用。〈羽林郎〉的作者辛延年為東漢人，但是本詩的男主角卻是「霍家奴」，即西漢時期霍光的寵奴馮子都，作者不敢直寫本朝之事，故以西漢時期的「霍家奴」暗諷東漢的「竇家奴」，反映了當時豪奴驕橫的社會事實。

根據南北朝范曄《後漢書》所記載，東漢和帝時期的竇憲，因立下軍功而為大將軍，位高權重，加上弟弟竇景執金吾，兩人在東漢和帝時可謂權傾一時，百姓視其為虎狼，《後漢書·竇融傳》（范曄，2010）說：

（竇）景為執金吾，襄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師，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舉奏。

可知竇家人乃至家奴依倚竇氏權勢，氣焰十分囂張。竇景家有位家奴

侯海，經常強搶民女及財物，人民對其惡行敢怒不敢言，其地位相當於西漢時霍光家奴馮子都，因此本詩所寫「依倚將軍勢，調戲酒家胡」，又自稱「金吾子」的惡奴，其實是影射當時寶景手下這批「奴客緹騎」（執金吾手下有二百緹騎，相當於後代的皇家特務，見《後漢書·寶融傳》）。即如唐代文人白居易著名的作品〈長恨歌〉，不便直寫唐明皇與楊貴妃之事，故曰「漢皇重色思傾國」，同樣運用了託古事以諷今朝的手法。因此清代朱乾《樂府正義》認為：「此詩疑為寶景而作，蓋托往事以諷今也。」後人多從其說。

在這樣的寫作背景下，本詩的諷刺意味更加鮮明，畢竟詩中倚仗人勢的家奴本不過是條看家狗，卻忝不知恥的冒充「金吾子」來招搖撞騙，甚至騷擾民女；相較之下，身為「酒家胡」的胡姬社會地位雖然低賤，但卻安分守己地自食其力，面對強權者的欺侮毫不畏縮，正義凜然地說出一番令人激賞嘆服的言論，她的機智勇敢與高尚的靈魂，留給讀者無窮的深思和啓迪。

肆、兩詩之比較及性別議題之教學策略

一、〈陌上桑〉、〈羽林郎〉兩詩比較

在大一國文樂府詩單元的選材上，〈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蕪〉是尋常被講授的作品，並被廣泛收錄在坊間各式大一國文教材中。〈上邪〉是一首情感熱烈真摯的情詩，作者以簡單凝鍊的語言表現出女子對愛情的熱烈與執著；〈有所思〉則描述一位女子在情海生波前後的複雜心情；〈上山采蘼蕪〉則是一首棄婦詩，以棄婦與故夫偶遇為開端，透過對話形式表達兩人仳離後的心境，以及這位美麗的棄婦慘遭離棄的無辜與悲哀。相較之下，同為樂府民歌，也以女性為主題的〈陌上桑〉與〈羽林郎〉，卻鮮少被納入教材之中，這兩首詩的內容頗具故事性，寫作技巧亦別具特色，關於兩詩風格內容上的差異，可以趙敏俐的說法為代表：「〈羽林郎〉從題材類型上與漢樂府〈陌上桑〉相近，同以調戲美女為題。

但是仔細分析卻有很大不同。〈陌上桑〉的背後有一個從先秦以來流傳的採桑女故事原型，有很強的喜劇色彩。詩歌本身分為三解，用於表演的形式特徵非常明顯。而這首詩（〈羽林郎〉）卻直接諷刺現實。從寫法上來講，雖然中間在描寫胡姬打扮的地方與〈陌上桑〉有相似之處，可是全詩卻沒有人物的直接出場與對話，而是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進行敘述。另外詩的後半部分議論化的傾向也比較明顯。從這些特點來看，我們覺得它更像是漢代的文人模仿漢樂府的歌詩作品。詩的句式整齊，語言比較華麗，全詩也比較生動，但是同時從中又可以從中體會出一定的文人氣息，這可以看做是漢代文人歌詩創作中的一首很優秀的作品。」（趙敏俐，2009）

在文學欣賞之餘，詩中的性別議題更可與現實生活結合，進一步引導學生進行反思與討論。〈陌上桑〉及〈羽林郎〉呈現了同樣的社會問題，亦即在強權威勢的壓迫下，女性尊嚴遭受踐踏的事實，羅敷及胡姬兩位才貌兼具的女子，在面對異性特別是權貴豪奴的騷擾時，能毫不妥協，抗顏直陳的拒絕對方的侵逼，歷來被視為古代女性反抗強暴凌辱的讚歌。在創作手法上兩首詩頗有異曲同工之處，例如對女主角容貌的描繪，皆不從正面敘述女主角的長相，而是從側面烘托，並且採取鋪陳誇張的手法刻畫女子之美；寫面對強權侵逼，兩位女主角同樣善用機智，以冷靜與不卑不亢的態度化解了危機。不同之處在於〈陌上桑〉書寫使君垂涎羅敷，主要通過第三人物的語言來呈現；〈羽林郎〉寫豪奴調戲胡姬時，則是以第一人稱胡姬之口，讓受侮之人勇敢站出來自陳其辭，道出馮子都「過我」、「就我」、「貽我」、「結我」一連串步步侵逼的過程，以強化詩歌的感染力。

再者，〈陌上桑〉中的太守對於羅敷的騷擾僅在言語上的調戲，〈羽林郎〉中的馮子都則已經動手動腳，發生肢體上的接觸。面對騷擾危機，羅敷盛誇己夫讓對方明白她是有夫之婦，夫婿不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使君你強上百倍，竟敢如此輕薄無禮，從言語氣勢上壓倒對方，使其自慚形穢，進而知難而退。〈羽林郎〉的胡姬則是以「新故不易，貴賤不踰」之理向

對方進行道德勸說，辭婉意嚴，剛柔並濟。

在教學過程中，除了從文學賞析的角度為學生講述文本寫作背景、內容風格、寫作技巧之外，透過詩歌的閱讀及剖析，讓學生明白性騷擾事件的受害者絕非只能以苦情軟弱、悲情慘烈的面貌出現，也沒必要拼死拼活，和對方硬碰硬而落得兩敗俱傷，以上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兩首詩歌的女主角在面對性騷擾時，皆未沈默隱忍，繼續縱容對方的言行，而是在第一時間主動迎擊，運用機智及不卑不亢的態度為自己化解危機，為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尤其兩首詩最為可貴之處，在於兩位女主角所處的時空背景是社會地位卑下，備受封建禮教所約束的漢代，婦女處於宗法人倫階級的最底層，可謂男性之附屬，但這兩位女主角在面對強權騷擾時，都能有如此膽識來捍衛自身，更何況生在講求男女平等今日的我們呢？在閱讀之餘，進而引導學生學習如何面對處理現實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的性騷擾事件，對於學生當能有一定程度的啟發。

當然兩首詩的女主角在遇到性騷擾時，雖然皆以自己機智的口才化解了危機，但是她們的言語方式是否全然值得學習，也值得我們檢討。像是羅敷以一連串讚美之詞誇讚夫婿，藉機諷刺對方不知天高地厚，大潑對方一盆冷水，目的在於讓使君大人在相形見絀下能自慚形穢的知難而退，雖給讀者大快人心之感，但也不禁讓人為她捏一把冷汗，畢竟她很有可能因此激怒對方，最後弄巧成拙演變成霸王硬上弓的結局。因此，在遇到性騷擾事件時，如何善用話術與對方應對周旋，值得和學生做進一步的討論。

二、性別議題之教學策略

在國文教學之餘，可將此議題延伸至現實生活中，畢竟欲有效杜絕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除了掃蕩校園安全死角之外，學校應先加強「事前防治教育」，平時善盡宣導尊重人性尊嚴、身體自主權與性別平等觀念，務使校內成員及學生充分了解自己及他人的權利，並具備基本的防治知識。倘若不幸發生此類事件，「事後處理知能」必須能立即啟動，相關

單位可迅速依據法定流程展開調查及後續處理，才可有效維護校園安全及性別正義。

面對性騷擾，首先必須有正確的認識，告知學生相關單位為維護其受教及成長權益，建立免於性騷擾、性侵犯之學習環境，立法院制定法律層級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部，2011a)，教育部訂定法規命令層級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教育部，2011b)。其中「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性騷擾」的定義是：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 (一)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 (二)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並讓學生了解性騷擾事件雖以男性為加害者、女性為受害者的模式最多，其實性騷擾的受害者不少是跨越性別和性傾向者，亦即男性也有可能是受害者。特別是性別不符合刻板印象者，例如具有陰柔特質的男性或陽剛特質的女性，或是同性戀者（例如遇到反對同性戀之激進人士，或男同志被異性戀男性性騷擾、同性戀者間的騷擾等）。另外，性騷擾事件最容易發生在雙方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諸如性別、階層、身分、年齡等差距，像是男（女）上司對女（男）下屬，男（女）教授對女（男）學生，或是家庭社經地位處於弱勢者，以及接受特殊教育之學生等。正如本文兩首詩的「羅敷和使君」及「胡姬和馮子都」，明顯反映了騷擾者（權貴豪奴）與被騷擾者（民女）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對於騷擾者而言，「性」的滿足其實並非重點，鍾宛蓉律師即指出：「發生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性慾』，而是『權力差距』和『不尊重的態度』。行為人選擇侵害、騷擾的對象時，主要的考量是被害人的反抗能力、自己的風險及代價，而非被害人的美醜或自己的性慾(鍾宛蓉，2010)。」

權力差距下產生的高低強弱不對等，往往成為許多受害者難以有力拒絕的主因。

必須讓學生建立一個觀念，是否構成性騷擾並不在於加害者的動機或意圖（許多加害者會說這是無意或好意的動作，或是認知不同所產生的「誤會」），而應首重被害者的感受，只要違反其意願，讓她（他）感到不舒服，不見得是肢體上的接觸，在言語上以身體、性別、性取向或性徵為題，加以嘲諷、貶抑或敵視者，都有可能構成性騷擾（吳嘉麗，2003）。因此，可先就以下三個問題來引導學生思考，以避免學生成為無心的加害人。

情境：有人向你反應你對她性騷擾，先不要急著否認、強辯或惱羞成怒，而是先反問自己以下三個問題：

1. 如果我的配偶或伴侶在場，我還會對她這樣嗎？
2. 我願意自己的女兒、姊妹或其他重要的人也被這樣對待嗎？
3. 如果是我自己，我會希望別人這樣對我嗎？

如果答案皆為否定，那就趕緊道歉，急著為自己辯解「我是無心的，我沒那個意思，是妳誤會了」都無法改變此一行為已經發生，並讓對方覺得不舒服的事實，因此在第一時間真誠地向對方道歉以尋求諒解，才是解決性騷擾紛爭最有效的方法（黃淑玲、游美惠，2012）。再者，為學生講解處理性騷擾的三種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性工法）」、「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騷法）」適用上的差異。根據性平法第2條第5款的規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立法者以「發生時當事人的身分」界定校園事件的範圍。只要事件發生時，當事人雙方的身分符合性平法的規範，即便發生地點在校外，一樣適用性平法。

什麼時候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根據該法第12條規定，當受雇者於執行職務時被任何人騷擾，或是雇主加害受雇者或求職者的情況，即適用性工法。至於不適用性平法、性工法之其餘場域的性騷擾事件，均適用

於性騷法。簡言之，學校辨別某案是校園事件、職場事件還是其餘場域事件的主要依據，在於發生時當事人的身分以及發生時被害人是否在工作（鍾宛蓉，2010）。

在教學活動設計上，可參考（鍾宛蓉，2010）書中的案例分析方式，在此以〈羽林郎〉一詩為例，假設下列情境：

問題：胡姬投訴馮子都以贈送玉佩為名，動手將玉佩繫在她腰際上，藉由肢體碰觸的方式對她性騷擾，請問此例適用何種法律？又歸誰管轄？

可引導學生進行以下之分析：

1. 胡姬是否具有學生身分？

- (1) 若胡姬具有學生身分，且馮子都具有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身分，則適用「性平法」，由行為人馮子都所屬學校管轄。
- (2) 若胡姬不具學生身分，或馮子都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身分，即使此事件發生在校園裡，仍不適用「性平法」。

2. 馮子都是不是雇主？胡姬是不是在工作？

- (1) 若馮子都是雇主，受雇的胡姬遭受性騷擾，適用「性工法」，由被害人胡姬的雇主管轄，若雇主不處理，得向主管機關申訴。
- (2) 若胡姬在工作時，被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身分的客人馮子都性騷擾，則適用「性工法」，由被害人胡姬的雇主管轄，若雇主不處理，得向主管機關申訴。

3. 若性騷擾事情發生在胡姬下班之後，該歸誰管轄？

- (1) 若馮子都是雇主，性騷擾受雇的胡姬，即使在胡姬下班後，仍適用「性工法」，由被害人胡姬的雇主管轄，若雇主不處理，得向主管機關申訴。
- (2) 若胡姬在非工作時，被無雇主、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身分的馮子都性騷擾，適用「性騷法」，可由行為人馮子都

的所屬機關管轄（例如馮子都任職於大將軍霍光之家，則由霍光管轄），若馮子都失業無所屬機關、不知馮子都有無所屬機關或是不知馮子都的身分，則由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

在讓學生釐清處理性騷擾的三種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性工法）」、「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騷法）」適用上的差異後，再就與其最切身相關，亦即一旦遭遇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時，學校在處理上的行政程序進行流程說明：

通報→緊急處置→申請調查、檢舉→審查是否受理案件→調查程序→撰寫調查報告→送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送交具懲處權之權責單位→申覆、申訴救濟程序→執行懲處、處置→建立、保管檔案資料→追蹤當事人的身心狀況→加害人轉至他校之通報及追蹤輔導（鍾宛蓉，2010）。

鼓勵學生一旦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要像兩首詩的女主角一樣積極面對，勇敢制止對方的言語或行為，切勿沉默吞忍，更不要歸咎於自己，加害者才是應該為此負責並且付出代價的人。並且提醒學生詳實記錄事情發生的經過，盡可能保留相關事證（特別是部分性騷擾事件在蒐證過程上有其困難度），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獨自面對，應報告師長並尋求校內或相關單位的協助，亦可視情況在第一時間告知身旁值得信賴的人自己被騷擾的事實（許多人之所以選擇沈默以對，除了覺得丟臉之外，主要擔心說了沒人相信，或是被共同認識者責怪破壞了彼此間原本的關係），此舉除可盡早避免更多人受害，亦有利於日後提出告訴。即使性騷擾事件並非發生在自己身上，作為旁觀者，我們可以選擇用實際行動來制止加害者的行為，並在必要時提供受害者友善及實質的幫助。

綜上所述，在本單元的課堂討論與活動設計上茲舉數例以供參考：

1. 讀完〈陌上桑〉及〈羽林郎〉，你如何看待這兩位女子的應變態度？你比較認同哪一位的處理方式？請說明原因。
2. 在〈陌上桑〉一詩中，羅敷應對使君的態度及言語你覺得恰當嗎？請說明原因。
3. 任選〈陌上桑〉或〈羽林郎〉，分組以戲劇的方式演繹該詩，可就

自我觀點改編女主角的應變方式。（團體活動）

4. 對於防治性騷擾事件的發生，你們有什麼想法或建議？請舉例說明之。（分組討論）
5. 針對近年來臺灣社會或校園內發生的性騷擾新聞事件，各組擇一案例，針對該事件之人、事、時、地、物（如加害人與被害者存在何種權力關係？）及後續處理進行分析探討。並假設當事人是你或是你的同學，你將如何處理？請寫下處理流程。（分組報告）
6. 請發揮文字創意，為校園防治性騷擾設計一則標語或口號。（文字創作）

伍、結語

國語文教育長期以來擔負著精進學生語文能力、提升人文素養、培養倫理道德等多重使命，在教學上希冀藉由教師的宣講與文本閱讀，提供學生文學知識並陶塑品格。然而，國語文課程除了作品的訓詁釋義與風格賞析之外，課程內容若能結合學生生活情境並與現實相呼應，相信對於學生學習動機的引發與興趣的提升，應有最實質的助益。

透過〈陌上桑〉、〈羽林郎〉兩首詩的解讀，將當中「性騷擾」的議題延伸到現實生活，輔以現代的觀點重新詮釋古典詩歌作品，使學生充分了解何謂性騷擾，平時便能養成警覺的辨識力。此外，在捍衛自己身體自主權的同時也能懂得尊重他人權益。並且配合相關法律常識的宣導、真實案例的討論與借鑑，才能有效避免學生因無知而成為無心的加害者，或冷漠的旁觀者。倘若不幸成為性騷擾事件的受害者，也能懂得保護自己，在第一時間尋求解決之道，將傷害降到最低。

特別是現今校園及社會性騷擾事件層出不窮，諸如網路視訊所衍生出的桃色糾紛、利用網路散佈帶有性意涵或性別歧視的言論或圖片、偷窺偷拍，或是在言語上開黃腔、做一些猥褻的動作逗弄他人、同性之間自以為只是玩笑，沒什麼大不了的遊戲或行爲，以及感情上單方面的過度追求，乃至教師或上司利用權勢進行性騷擾等等，凡此種種都是學生現實生活中

可能遭遇的險境。無論此類事件發生在校園、職場或是其他場域，學校都應提供當事人適當的協助，以善盡身為教育機關的社會責任，這也是語文教育在文學教育之餘更該提供給學生的重要觀念與資訊。

參考文獻

1. 吳競 (1966)。樂府古題要解。臺北：藝文書局。
2. 吳嘉麗 (2003)。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臺北：空中大學。
3. 范曄 (2010)。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4. 郭茂倩 (1981)。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
5. 黃淑玲、游美惠 (2012)。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 2 版）。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6. 趙敏俐 (2009)。漢代樂府制度與歌詩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7. 鍾宛蓉 (2010)。學校，請你這樣保護我-校園性侵害、性騷擾防治暨應對指南。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8. 教育部 (2011a)。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線上檢索日期：2014年6月6日。網址：https://www.gender.edu.tw/law/index_law.asp
9. 教育部 (2011b)。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線上檢索日期：2014年6月6日。網址：<http://edu.law.moe.gov.tw/>

Let the Gender Issue Integrate into Classical Poetry — Take Yue Fu Shi as an Example

Jing Wang

Abstract

Nowadays, gender issue is a hot topic and concerned by all areas. In addition to sociology, medicine,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literature is another lens to study gender issu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take the Yue Fu Shi “Mo Shang Sang” and “Yu Lin Lang” as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ctivity. Via the study of poem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defuse the crisis of sexual harassment for their own wisdom. Moreover, the derived class is supposed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value.

Keywords: gender issue, Yue Fu Shi, Mo Shang Sang, Yu Lin Lang, sexual harassment

【作者簡介】

王璟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國立臺南大學、實踐大學等校兼任助理教授。於國立成功大學服務期間，負責執行「國立成功大學整合型及人文社會科領域標竿創新計畫」之子計畫「提升成功大學中文閱讀與寫作計畫」，完成由王偉勇教授主編之《成大中文寫作診斷書（成語篇）》（國立成功大學通識叢書①，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成大中文寫作診斷書（用語篇）》（國立成功大學通識叢書②，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二書之撰寫。

現職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秦漢學術思想史、漢魏時期道教史及大一國文教學、應用文寫作。曾連獲三學期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之補助，代表作為《漢代養生思想研究—以黃老思想為主題》（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另著有教學及學術論文十餘篇。